

焦點評論

方靖之

區議會選舉結果出爐，在史無前例逾7成的投票率下，在不正常、不公平的選舉環境之下，建制派遭遇重創；相反，反對派參選人卻儼如躺着也能當選，空降投機者、不學無術者、全職抗爭者、屢戰屢敗者，只要喊幾句「五大訴求」、「時代革命」，選民就乖乖獻上選票。顯然，選民選的是顏色而不是政績，要的政治表態而不是服務社區的議員。

反對派利用這場「反修例風波」肆意挑動社會對立，製造兩極分化，並且故意靠攏暴徒，營造「和勇一家」形象，從而將激進票收入囊中，從選舉結果而言，反對派及幕後勢力的操盤無疑是成功的，改變了區議會選舉的政治生態，導致大批多年來扎實服務地區的建制派參選人落選。這是政治操作使然，是政治大氣候使然，實屬非戰之罪。

反對派對於區選結果也是喜出望外，區選獲勝是他們意料之內，但他們估不到政治化的威力竟然如此巨大，勝利來得太輕易，令反對派信心滿滿，要乘勝追擊，

為明年的立法會選舉準備。當然，反對派也知道這次大勝，與「勇武派」的支持有直接關係，反對派在這場風波中，一直「義無反顧」的支持暴徒、支持暴力，公民黨主席梁家傑甚至公然為違法暴力背書，為的就是吸納激進派選票，在區議會選舉實現翻盤。所以，在勝選後反對派隨即投桃報李，發動新當選議員及支持者到理工大學聲援仍佔據校園的暴徒，要求警方撤走包圍云云。

當然，這只是一場政治騷，新任議員「身嬌肉貴」，再也不是「街頭鬥士」，而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區議員，自然不便繼續衝在最前，所以一眾新科議員只是在鏡頭前與警員「理論」一番、攪攘一番，就草草收兵，以示沒有忘記暴徒。然而，這樣的政治表現卻未能令暴徒及一眾激進派支持者滿意，他們隨即在網上大力批評反對派政客沒有真心「營救手足」，是過橋抽板云云。有激進派支持者更在網上開出價單，要求所有當選的反對派議員必須聘請被捕的「手足」，並且要將部分薪津捐予「手足」作生活費，因為他們的議席是

暴亂不會因區選結束而停止

今次區選投票率破天荒達71.2%，投票結果自然較往年更具參考價值。香港政圈一直有所謂「四六黃金比例」之說，即反對派與建制派的選民分布，為六比四。

觀乎這次區選結果，建制派所得票數佔總數約四成，反對派則獲五六七，接近六成，似乎正正合乎「四六黃金比例」。

但這種說法忽略了一個重要因素：新登記選民。

據選委會數據，本年全港選民人數有逾413萬，其中有超過39萬人為新選民，足足佔總數百分之十。假如反對派與建制派之間的支持者比例，一直是六比四的話，這百分之十的新選民，其實已具有摧毀這個平衡的力量。但令人玩味的是，選舉結果出爐後顯示，雙方得票仍然維持在六比四左右，沒有出現明顯突破。

考慮到今年的新登記選民大多是年輕人，立場較偏向反對派甚至「本土派」，舉個極端一點的情況，這39萬人全部投票給反對派，最後才得以把整體比例繼續維持六比四。在這種情況下，反對派的實際基本盤其實只有不足五成。也就是說，如果除卻「修例風波」的影響，社會上分別支持建制和反對派的人數，其實已十分貼近五五之比，至少六比四絕非永不能破的黃金比例。

說到這裏，少不免有人會提出質疑，認為上述情況過於極端。的而且確，今次選舉的實際情況是，不論建制或反對派，所得票數均較上屆有大幅增帳。那如果用最保守的算法，新增的10%選民，各有5%分別投給建制和反對派，情況又如何呢？這樣算下來，總體比率似乎沒有改變，但背後仍然衍生出一個問題：反對派透過「

有話要說

卓銘

修例風波」為自己贏得額外5%的選票，但亦同時輸掉了5%選票。也就是說，「修例風波」之於反對派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很大程度上是同等的。換言之，如果「修例風波」再長期延續下來，對反對派未必有百分百的好處。

最後，如果說新增的10%選民，其實已把票全部投給建制派，那無疑就是對建制派而言最嚴峻的情況。但由於新增選民多是年輕人，加上不少是首投族，而且對上數次立法會補選都由建制派拿下，筆者認為這種情況的可能性不大。照常理推論，即使並非所有新選民都投票給反對派，但應有相當大一部分票數落入反對派口袋。這就回到上述第一種情況的結論：「四六黃金比」並非堅不可摧。而依靠民粹催生而來的選票，多半不是鐵票。

當然，本文的見解充其量不過建基於理論上，沒有納入選區特徵、選民年齡、各區候選人數量等因素。但歸根究底，筆者想說的是，這場「修例風波」發展到今日，區選絕不是終點，而是另一個起點。看反對派獲勝後，公然往理工大學向暴徒「謝票」，執意要將社區政治化，就知道他們針對政府和建制派的攻勢，不會因為一次勝利就停下來。

另一邊廂，慘敗的建制派是否從此就束手無策？當然不是。區議員與服務社區之間並沒有必然關係，如果對方只顧政治無視社區實際需要，那就由建制派來做；如果對方肯做，也要監察他是否盡力盡心，要迫使他為議席負上責任。區選過後，來年便是立法會選舉，這場戰役不可能一時三刻就有結果。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姑且拭目以待。

反對派請「暴」容易送「暴」難

「手足」用前途換回來的，所以他們必須作出補償。這一種「恩主」思維普遍存在於激進派支持者，他們更揚言如果反對派議員不作支援，對「手足」用完即棄，他們必定會票價票償。

「不切不割」終一同埋葬

政治從來只有利益沒有道義，反對派利用暴徒挑動政治風暴，煽動他們違法衝擊，為的就是激化社會對立，從而將反對派支持者都催谷出來，至於暴徒的安危，反對派其實並不在意，他們想的只是分食暴徒的「人血饅頭」。所以，在這場風暴中反對派的「齊上齊落」、「不切不割」不過是出於利益考慮，是為了吸納激進票。然而，反對派以為暴徒都是傻子，可以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現在他們才發覺，這些暴徒不但一點也不傻，更是請「暴」容易送「暴」難。

反對派對於暴徒從來都是一種利用的心態，自激進派在香港政壇冒起之初，就與傳統反對派勢成水火，彼此為爭奪反對

派選票而明爭暗鬥，在之前的幾次立法會選舉中，激進派更將傳統反對派視作首要敵人，反對派與激進派從來都不是朋友，相反是互相競爭的對手。

現在，雖然一場「反修例風暴」讓反對派與激進派重新團結在一起，但這種團結是利益的團結，以利相交，利盡則散。所以，當反對派利用暴徒票、激進票橫掃區議會選舉後，暴徒隨即要求反對派「報恩」，而且他們要的是不單是反對派的聲援，而是要反客為主，主導反對派。

第一步，暴徒要求反對派議員必須全部聘請被捕的「手足」，如果反對派服從，這樣未來的反對派區議員辦事處，將會由暴徒主導。下一步，暴徒會要求反對派出出財政大權，將薪津以及區議會撥款資助暴亂，將議員辦事處作為暴亂基地，而反對派區議員自然要與暴徒「齊上齊落」，走上最前線掩護暴徒。再下一步，暴徒就可以通過控制300多名反對派區議員，利用其資源及權力在地區上大力宣傳暴亂，招收更多暴徒，不斷為暴亂提供新血，反對派議員反而成為他們暴亂

的棋子。

如果反對派服從，緊跟暴徒的指揮棒起舞，其與傀儡無異，而且這樣搞下去，只會引發愈來愈多民意反感，始終，市民選議員是希望他們服務地區，而不是成為暴亂基地。但如果不從，幾可肯定會成為暴徒鳴鼓而攻之的對象，動輒「私了」、「裝修」，反對派政客敢反抗嗎？這樣下來，這些反對派議員幾可肯定只會逐漸變成暴徒的附庸、扯線公仔，暴徒要求的不是在區議會會提提「五大訴求」這麼簡單，而是要鸚鵡巢鳩佔，主導反對派的區議員。

「屎坑三姑，易請難送」。將來暴徒與反對派的利益衝突必將愈來愈尖銳，彼此都是互相利用，利盡則散本來就是常事。反對派以為引入暴徒可以在區選翻盤，但實際上卻是引狼入室，請「暴」容易送「暴」難。反對派以為利用暴徒不必付出政治代價，不過是一廂情願，恰恰相反，勾連暴徒代價高昂，反對派現在已經要開始埋單。

資深評論員

在香港各種訊息渠道親睹暴徒暴行和警方的克制止暴，香港電台為何仍容許蔡某散播這種捏造的惡毒謠言？

香港電台十一月二十三日播出的《香港家書》，邀來中大哲學系退休教授張燦輝，他「哀嘆」中大「在暴政之下淪為抗爭戰場」，事實上令中大淪為抗爭戰場的是暴徒，請問這些暴徒受過政府何種「暴政」迫害？

香港電台邀請嘉賓有何準則？評論時事要以事實作基礎，香港電台為何容忍時事評論節目變成造謠惑眾的平台？這不能以「嘉賓言論與本台無關」來開脫的。嘉賓由電台邀請，節目由電台播放，能輕易撇清關係？

四問香港電台：為何縱暴製亂？

香港電台製作的時政節目《頭條新聞》於十一月八日播出的那一集，竟把止暴制亂歪曲成「止暴製亂」，大量剪輯警方鎮暴的畫面，意圖把動亂歸咎警方的執法，卻絕口不提暴徒的種種惡行才是動亂的真正根源。這無異為暴動抱薪添柴，把香港拖進更深的深淵。

五問香港電台：為何美化暴徒？

香港電台十一月十五日播出的那一集《頭條新聞》，以歌頌手法為暴徒塑造「英雄形象」，但我們香港市民所看到的，卻是他們把磚頭投汽油彈縱火堵路毀店癱瘓交通毆打殺害異見者和襲警等暴行。把暴徒美化為「英雄」，難道該台希望誘唆更多無知的青少年加入暴徒行列，摧毀更多年輕人的未來？

六問香港電台：誰為暴徒隱惡？

早在暴亂分子開始堵機場毀港鐵，到處大肆破壞後，部分公正的外國傳媒便已形容這是一場「暴動」，參與暴動的人是暴徒。而港澳辦亦指出香港暴亂分子的行為構成嚴重暴力犯罪，開始出現恐怖主義苗頭。當暴徒用鋸刀割警員的頸，當暴徒向無辜市民淋火水點火焚燒、當暴徒亂扔汽油彈焚燒商店禍及民居威脅市民生命財產時，他們便是真正的恐怖分子了。但在香港電台的新聞節目和時政節目主持人口中，這些暴徒仍只被稱為「示威者」甚至是「市民」。是無原則和罔顧事實的「中立」？還是刻意為暴徒隱惡？

無論香港電台如何掩蓋暴徒的暴行，鐵證早已如山，歷史會作審判。香港電台如此煽暴縱暴，是想香港萬劫不復？我城若真從此沉淪，香港電台「功不可沒」！如此煽暴縱暴，與暴徒沆瀣一氣，反映了編導、監製的反政府動機和仇警情緒，有失一個新聞工作者應有的公正立場，更何況港台是公營電台，由政府薪水卻以反政府為己任！港台主管當局對公眾的批評充耳不聞，對港台製作反政府節目聽之任之，難怪在這一場風波中，特區政府的文宣工作與縱暴派相比瞠乎其後了，監管當局何以如此「避事」？亦是一個市民要求其回應的問題。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港台節目關注組

六問港台：何以縱暴煽暴？

香港這場借反修例為藉口煽起的示威，演變成暴動，且六個月來愈演愈烈，縱火堵路無日無之，對無辜市民進行私刑甚至謀殺，擅自製汽油彈燒警車和民居，佔領大學作暴動基地和兵工廠。鑒於暴動已嚴重擾亂香港社會秩序和居民生活，中央領導人已多次指示特區政府要止暴制亂為當下首要任務。作為以公營營運的香港電台，本應全力配合政府做好止暴制亂的文宣工作，協助盡早平息動亂，但事實卻只見該台在這場暴亂中，由始至終站在政府的對立面，對此我們甚為不解，提出六個問題，要求香港電台負責人回答：

先問香港電台：用人有否準則？

香港電台的記者多次大鬧警方記者會現場，荒謬的以「這是我的主場」自詡。

最近一次是十一月四日，有港台記者聯同另外五名來自不同傳媒機構的記者，戴上有標語的頭盔，說要抗議及聲援兩名被捕的記者，經警方勸喻仍拒絕合作，最終迫使警方取消了記者會。

還有甚者，一名受僱於香港電台新聞部當兼職記者的二十歲嶺大女學生朱梓瑩，因涉嫌於十一月十八日在油麻地參與暴動被捕，並於十一月二十三日被送上法庭，控以暴動罪。雖然香港電台稱她被捕當天並非在上班，但她確是香港電台的僱員，而且是參與報道新聞工作，試問一名涉嫌暴動的所謂兼職記者，能公正持平報道有關新聞嗎？請問廣播處長梁家榮先生，港台打算如何處理這名記者？又請問該台招聘員工有何準則？對員工又有何守則要求？

再問香港電台：為何有法不依？

政府於十月四日公布了「禁蒙面法」，但在十一月十日播出的《城市論壇》節目，竟然請來一個無名無姓的所謂「民間記者會」發言人的蒙面人當嘉賓，觀眾席上亦有不少戴口罩的蒙面人出現，公然鼓吹對抗法律。請問香港電台為何有法不依？在「禁蒙面法」生效後卻偏偏請蒙面人當嘉賓，到底要表達什麼意圖？

三問香港電台：如何挑選嘉賓？

香港電台的時評節目《左右紅藍綠》於十一月二十日邀請教育大學講師蔡俊威作嘉賓，他在評論警方圍捕佔領理工大學校園作暴動基地並大肆破壞校園的暴徒一事時，竟說警方「硬闖校園搜捕」、「血腥圍攻」，說警方「以滅絕方式瘋狂開槍」、「大量發射中國製造的催淚彈令山埃和致瘡物二噁英，製造生化危機，香港人無人幸免」，說「警方無血性無道德」、「比ISIS更恐怖」，說「警員處於瘋狂狀態，報復式廝殺平民，衝入校園肆意開槍，以市民和學生作活靶，恐嚇市民要重演六四」。

蔡某不但歪曲事實誣衊警方，而且從頭到尾完全沒提暴徒的暴行——破壞紅隧、縱火焚毀行人天橋、大量投擲雜物堵塞交通幹道、瘋狂破壞校園、以汽油彈、弓箭襲擊警察……廣大市民早

美化暴亂遺禍香港

「安徒」稱，「黑色革命」的目的是重建香港共同體。一星期後，11月17日，馬嶽在《中大就是香港》一文中也認為：「這5個多月的反抗是為了什麼呀？就是明知不夠打但也要保衛家園，你們沒有權這樣破壞我的香港，就此而已。」但是，馬嶽進一步指出：「今年香港的反抗運動，慢慢被人定義為『西柏林』，變成一個抵抗專制的孤島。當全球民主退潮之際，香港作為自由城市，正在頑抗以保存我們僅有的自由。給世界看到的，也主要是一種對理想的堅持。」相比「安徒」，馬嶽給「黑色革命」戴上了最時髦的桂冠，香港的「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儼然成了美國為首的西方若干國家與中國對壘的先驅隊。

這樣的觀點，是建築在臆想或幻想上的海市蜃樓。馬嶽和「安徒」的文章，都無視近年來「黑色革命」暴亂破壞香港公共交通設施，無差別對平民實施暴力、

殺人，強迫普通市民罷工，迫使全港各類學校停課，把大學變成暴亂基地或堡壘，迫使8所政府資助大學或者提前結束本學期或者停止課堂授課改為線上授課，等等，等等，一步步把香港推向深淵。

推年輕人去送死

尤其，必須揭露的，是為「黑色革命」暴亂塗脂抹粉者卻抽身於暴亂。試問：衝在暴亂第一線的黑衣蒙面青少年，有幾個是「拒中抗共」政治勢力領袖人物的子弟或晚輩？揮舞筆桿子口舌如簧者又有誰身先士卒衝在守護共同體的最前線？究竟是誰做「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及其外國主子的「炮灰」？

網絡和平面媒體揭露的事實，是不少黑衣青少年為「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及其外國主子所僱用，各類武士「明碼標價」，所謂「政治自我犧牲」是一種特殊的生意

。不少黑衣青少年為金錢而賣命，他們口中所喊口號「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他們以手勢表達「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都是按僱主要求的台詞和動作。他們中間有多少人知道20世紀下半葉「冷戰」時期有一個城市叫「西柏林」？用魯迅先生的話來說，「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及其外國主子是在吃香港那些黑衣蒙面青少年的「人血饅頭」！

「黑色革命」是美國調整其全球戰略和對華戰略後第一個利用香港打擊和遏制中國的政治戰役。特區既得利益團體中親美國和西方者支持或同情「黑色革命」，不令人詫異。香港一部分居民不能與暴亂切割，或者即使反對暴亂卻不願意站出來反對和抵制，則是除了意識形態受西方影響外，更重要的因素，是他們對長期積累的經濟民生深層次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深為不滿。

資深評論員、博士



知微篇 周八駿

「黑色革命」暴亂持續已近半年。起初不少人預期，暴亂會在9月後收斂。事實是，10月1日變本加厲，以致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不得不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立並實施《禁止蒙面規例》。新法律未能奏效，進入11月，暴亂急劇惡化，轉變為恐怖主義。

為什麼2014年「佔中」運動自行消退的情形未能在5年後「黑色革命」重演？一個重要因素，是「黑色革命」被「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及其外國主子貼上政治正義的標籤，暴亂作為其主要手段和特徵，被刻意美化。

無視破壞誇大「自我犧牲」

最近，《明報》副刊「星期日生活」先後發表兩篇美化暴亂的文章，所闡述的